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心理学史

〔法〕莫里斯·何世岚 著

商务印书馆

97.8513

RM

我知道什么？

心 理 学 史

〔法〕莫里斯·何世岚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史/(法)何世岚著;姜志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168-5

I. 心… II. ①何… ②姜… III. 心理学史 IV. B8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101 号

我知道什么?

心理学史

[法] 莫里斯·何世岚 著

姜志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168-5/B·302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2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4 3/4

定价:7.50 元

QUE SAIS - JE ?

Maurice Reuchlin

HISTOIRE DE LA PSYCHOLOGIE

15^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1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5 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实验心理学	4
一 问题和方法的起源	4
二 创始人	9
三 以后的影响	15
四 最新进展	26
第二章 动物心理学	30
一 观念的演变	30
二 方法的演变	36
第三章 差别心理学	42
一 个体差异研究的起源	44
二 个体差异的理论	50
三 应用的进展	56
第四章 病理心理学和临床方法	61

一	里博	61
二	雅内和杜马	65
三	暗示和催眠。萨尔佩特里学派	70
四	精神分析	73
五	临床方法和临床心理学	79
第五章	儿童心理学	87
一	概论	87
二	方法	88
三	从事实的描述到解释的理论	98
四	儿童发展的类比理论	105
五	应用	109
第六章	社会心理学	111
一	一般原则	111
二	实验研究及其应用	121
三	梅叶松的历史心理学	131
结 论		134
注 释		137
参考文献		138

前 言

如果心理学是研究“灵魂”的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心理学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人类思维的最初印记。

然而,这门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研究整个有机体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反应的学科,即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则仅仅是在几十年以前的事。有系统地变化环境条件,以阐明支配有机体(人类或动物)反应的“规律”,从那时起就成为心理学的任务。但是,当实验变量不可能产生时,尤其是在人类心理学方面,就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可能搜集到的观察资料。

我们在此讨论的心理学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获得资格的“新”学科,它不仅仅在对象方面,而且在方法上也有别于哲学心理学。心理学的方法在本质上与其他科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用客观事实来检验假设,即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一个知道使用有关技术的观察者都能验证假设真实与否。

在心理学初创时期,需验证的假设看来直接继承了以前的哲学成见。首先,人们毫不犹豫地试图用实验来证明身心关系,或研究生物序列中,特别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是否存在着连续性。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如此提出的问题缺乏科学内容,为使问题纳入客观方法之中,研究的问题应以其他方式来表达,这种表达式的前提条件是对较细小的问题作耐心的分析。只有当局部领域累积了大量坚固的事实时,心理学中的大部分科学研究才确定了方向。

为探索一个范围极广的领域,研究工作迅速增加。实际研究状况是:把动物和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的一般特点及其个体差异,研究病人和正常人、儿童和成人、作为个体的人和置于各种社会群体中的人。问题的多样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所以,目前可划分出心理学的不同领域。我们将依次论述“实验”、“动物”、“差别”、“病理”、“发生”和“社会”心理学史。我们也将说明这些研究分支最重要的应用情况。

在本书中,我们将阐述每个心理学分支是如何逐渐确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存在着起源、影响和演变方面的一些共同性。如果把心理学各个分支割裂开来,将遭到许多心理学家的非难。心理

学的统一性已得到一致的公认,人类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综合问题,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各个学科的合作才能解决。但是,另一方面,上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原则背道而驰,支配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必然地支配科学研究。

也许,我们在历史思考中所做的不懈努力能够解决这个两难困境。两难困境中出现的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本书的方向。

第一章 实验心理学

一 问题和方法的起源

目前实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最直接地继承了这门新学科产生时期、因使用“实验的”这个形容词而从哲学心理学分化出来时的实验研究。自从这门新心理学产生了各专门分支以来,使用这个形容词可能有点模棱两可。局限于实验室条件下研究正常人类个体的实验心理学,并不是目前唯一使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心理学领域。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都使用实验方法。

一般地说,心理学的产生表明了所有知识学科进展的共同趋势。确切地说,心理学的产生起因于一些自然科学和生理学的进展。

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测量和观察的进行需借助于一系列复杂性程度不同的仪器,并把仪器置于研究对象和观察者之间。观察者本身的感官可

看作是这些仪器的终端。在大多数情况下,测量和观察方法的进步限制了观察者的作用。然而,在十九世纪,观察者的作用还相当重要,例如,使用布雷德利(Bradley)法,观察某个恒星通过望远镜十字丝中心的精确时间。

1820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Bessel)有一次发现,天文学家在作这种观察时出现的误差并不是完全不能预测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类型的误差,而且差不多是恒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差方程”。无疑,这一发现在天文学中有可能被用来纠正每个人的观察误差。但这一发现也向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个体的稳定性?这个问题是那个时期“典型”的研究课题,由于研究这样的课题,当时的神经生理学家变成了心理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

人们始终难以精确地划分生理学和心理学各自领域的界限:中间学科,即心理生理学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区别在于所研究的有机体反应的普遍性程度。从原则上说,心理学家的领域是整个有机体如何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而神经系统的功能,确切地说,是协调、整合有机体对具体刺激的反应(Sherington, 1857—1952)。人们可以想象,研究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家也会遇到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从

历史上看,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得益于生理学的一些问题、结论和方法,生理学使心理学获得实验科学的地位。

神经生理学的进展及其取得的成果,显然不能用片言只字表达清楚。在此,仅简述一些重要事件,其中分为三个层次:神经组织的结构和基本特性,感觉生理学,大脑生理学。

由于显微光学设备的改进和化学染色法的使用,已发现神经纤维组织是细胞。1833年,雷马克(Remak)证明大脑灰色物质是细胞;1889年,卡哈尔(Cajal)发现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的单元(神经元),以及神经元之间接触空间(突触)的作用。相邻神经细胞之间可传递冲动。起初,人们以为神经传导速度非常快,不可能进行测量(一些人认为是光速的60倍)。赫尔姆霍茨(Helmholtz)使用肌肉伸缩记录法取得了进展,1850年,他发现神经传导速度很慢,低于音速,因此是可以测量的。这些解剖生理学的发现,对生理学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对心理学的观念定向也产生了影响:神经系统中细胞,特别是大脑中细胞的发现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了某种解剖“模型”,心理学家试图将心理现象分解成“元素”,用以研究联结的规律。能够测量出神经传导的速度,这就证明研究方法是可行的,例如,我们以后要谈到

的“反应时间”法(赫尔姆霍茨亲自使用它)。

在更高级结构的层次上,值得指出的是:运动生理学在时间上先于感觉生理学,因为在实验中能毫无困难地对运动进行观察,而感觉则不同,它只是主体的“直接体验”。这种方法论上的困难表明,感觉研究标志着生理学方法的极限,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心理学领域,我们将看到,这个困难后来被克服了。英国人贝尔(C. Bell)在 1811 年,法国人马戎第(F. Magendie)在 1812 年,证明了运动神经纤维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感觉神经纤维,于是,人们试图找出感觉问题的生理学表达式。1838 年,缪勒(J. Müller, 1801—1858)给出了“神经特殊能”原理的系统表达式:视觉神经的兴奋产生视觉,而不是其他感觉;每一种感觉的产生都是如此。这个原理见于 1833—1840 年间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人类生理学纲要》,其中的几卷已经讨论了以后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有关每一种感觉的心理生理学知识进展不可能在此详述。贡献最大的研究者中,显然包括缪勒和赫尔姆霍茨,我们把前者称为生理学家,把后者称为心理学家:这种分法有些任意,只反映了两个邻近学科之间过渡的时期和课题。

在科学心理学发展时期,关于神经系统最复杂部分——大脑的知识也有重大进展。首先,大脑显

然是主管思维的器官。盖尔(F. J. Gall, 1758—1828)的“颅相学”在这方面起着促进作用,它肯定了许多事实和先前的说法,从此以后,“理智”不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独占的领地。大脑有一个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是解剖生理学研究的重点。其次,大脑研究的意义与赫尔姆霍茨的研究同样重要,赫尔姆霍茨曾证明神经现象并不是瞬间的,能够在时间过程中研究它们。但是,大脑的运转方式可由不同的系统来解释。一些人认为大脑是单一性器官,其中的不同区域具有,或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1824年,弗卢龙(P. Flourens)提出了这个观点,一个世纪以后,为拉施里(Lashley)所坚持。另一些人主张,大脑的每个区域各有特殊的功能。盖尔的颅相学在1820年名声大噪,提出个体的能力可根据其头盖骨的形状来评估。但是,颅相学徒有科学理论的外表,1842年被弗卢龙彻底击垮。而布罗卡(P. Broca, 1824—1880)援引的事实则可靠得多,他证明大脑左半球第三回沟下方是“语言中枢”。布罗卡全面地检查了一位不会说话的病人,没有发现任何原因。病人死后,大脑解剖发现惟在上述大脑区域有损伤。于是,布罗卡从中得出了结论(1861)。1870年以后,其他一些研究者确定了运动性言语中枢和感觉性言语中枢的位置。

皮层中枢的研究直接阐明了心理学的一些问题,比如感觉和知觉区别的问题。一般来说,在研究“高级过程”,如智力的时候,可选择两种理论:以整体方式考察高级过程的单一性理论和把高级过程分解为不同能力的分析性理论,如同关于大脑运转方式的生理学基本概念的选择。

此外,生理记录方法(呼吸、脉搏,等等)也大量用于心理研究,特别是在情绪研究方面。

以上对于自然科学和生理学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的评说,可能已说明了心理学创始人通常受过双重教育。而且,他们往往也持有哲学成见,并在他们所提出的心理学问题中反映出来,也许,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哲学成见有存在的理由,并形成百科全书文化。为使人们意识到心理学的独立,需进行研究工作,显然,这一切应归功于德国人。但精确地指出在何时“意识到”是困难的,大致是在1860年费希纳出版《心理物理学纲要》之后的年代。

二 创始人

费希纳(G. T. Fechner, 1801—1887)曾是公认的杰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1839年,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随后,将兴趣转向对灵魂问题的形而上